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六七回 己打己狂徒逞功名 自訟自凶僧遭果報

話說張欽差本是書生出身，那知兵家的機變！見楊魁說奸細的號衣、腰牌大有用處，心中疑惑，便向楊魁要問實在。但楊魁見帳外站了八名營官，還未處過心腹，卻又不便明言，只得低低就著張欽差的耳朵說了大略。張欽差大喜，隨即吩咐各將出帳，自己也同楊魁走入帳後，開宴飲酒。張欽差道：「這濟公聖僧委實奇異，今日突然的說走就走。」楊魁道：「這人必有要事。他場面上雖是嘻嘻哈哈，其實用意極深，總叫不可泄漏機關是了。」不言張欽差同楊魁將軍在席前議論濟公。且說濟公聖僧出了大營，直向玉山城裡走去，便將靈光按了一按，只見西南上一股冤氣，直沖霄漢。和尚早已明白，暗道：俺和尚這事不管；再沒有事管了。就此瘋瘋灑灑的一直進了玉山縣北門，繞到後街，曲曲折折向西南走去。走到一條巷內，但見一個大戶人家行喪放弔，裡面那些和尚是滿滿的，從前到後布篷門彩，都是縐紗杭綢之類，足富實麗堂皇。濟公那邋裡邋邋的抓了一個破芭蕉葉子，就直往裡走。裡面一些麻衣大孝的、白布外衣的，皆是歡天喜地有談有說，一見濟公到來，便嗆五喊六的，這個叫打，那個叫拖。濟公也不理他，還是笑嘻嘻的道：「僧人募化，僧人募化。」說個不停。內中有一個二□多歲的少年人，身上也是穿的白布孝衫，走到濟公面前說道：「禿驢，我對你講句明白話罷，你們這些禿頭看見人家有了喪事，就跑到裡面，三句鬼話一說，那喪主家總以為佈施佈施和尚，那鬼在陰曹地府就可以昇天了。你們這些禿子，就可以把些錢財騙到手裡，高等的就可以嫖婆娘、買田地；像你這樣馬溜子的遊方貨，便雞鴨魚蹄、燒酒牛肉的去修五臟廟。但我家死的這個人，雖然外面這樣闊式，其實是做把人看；要論我家這個死人，他就被閻王打在□八層阿比地獄，也不關我們的事。你想想，這樣蹊景，可還有得受禿驢的騙了？」話才說完，忽然那人左手自家一個嘴掌，張嘴一吐，落掉三隻牙齒；右手自家一個嘴掌，張嘴一吐，又是三個牙齒。濟公便對他拍手大笑道：「咦咦咦！這不是瘋了嗎？大約和尚是不能得罪，禿驢是罵不得呢！」其時那人打過嘴，滿口鮮血站在旁邊，口也不開，就同呆子一樣。

大眾見了這個情形，便私相議論道：「看這一個邋邋怪物，大約倒有點法術，我們就給他一股香錢，讓他滾罷。」內中有兩個武生道：「你們究竟是愚人，且讓我們有功名的上前，且打他一個半死，單看他怎樣奈何我們！」兩個說著，這個便捲袖撈衣說道：「兄弟，走罷！」那個便磨拳擦掌說道：「哥哥來了！」二人便直奔濟公。只見那和尚見二人上前打他，連化雙手抱住一個蒲草盆子的頭說道：「二位武生老爺，你老人家是有功名的人，和尚不敢放爆了。」二人看見這樣，格外得意，便舉手上前揪住和尚，拿出那武生的本領，你一拳他一腳的打個不停。那知才動了手，只聽這個說道：「怎麼的，你因何打起我嗎？」那個道：「怎麼的，你因何踢著我嗎？」就此二人打得這個叫苦、那個喊痛，再為定神一看、原來和尚還在旁邊，是自家扭著自家人亂打，兩人懊悔不過。還有那些旁邊說現成話的道：「我說開發他一股香錢，叫他滾算了！一定仗著自己有功名，要動手呢，這打得很好，可不把人笑煞了嗎？」

就此鬧的時候，恰好經壇上一懺已經拜完，一眾和尚也跑來白相，見是一個窮和尚鬧事，那裡還看他得起！內中有個醜首和尚，是玉山阿勒寺的方丈，兼做本境的僧綱司，卻然奸盜邪淫無所不至。他有一個姘識的婦人，兩人情投意合，就商議起來暗用毒藥，將他親夫毒死。苦主家又無錢力，又無人力，只得罷了。後來這和尚就把那婦人帶出住家，如同夫婦一樣。但這和尚雖然如此混帳，卻然形容甚好，又是大廟裡的方丈，又是地方上的僧官，所以場面上很為闊式。此時見濟公在此鬧事，他便上前去說道：「和尚，你我佛家子弟，品性要緊。就到人家募化，也只能隨緣樂助，怎能所欲不遂，就同人為難呢？在我的意見，你代我放明白一點，不要討一個沒得下場！」濟公被他說了一陣，暗道：好一個淫賊，他倒有點假場面呢！世界上本有一句俗話，叫做「打岔頭官司」，俺就先同你打一個岔頭官司罷！想罷，便用手敲了一敲那和尚的頭道：「你是好和尚，我是歹和尚。和尚遇和尚，大家算本帳。」看官，你道這個和尚他就假要面皮，做個僧官被一遊方和尚打打敲敲的，怎樣下得下場？便勃然大怒道：「很不顧體面的敗類！本司在此，尚想這樣，我且把你這妖僧送到地方官那裡去，且把你兩條狗腿敲斷，將後你才知王法呢！」濟公本來硬鬥他起火，見他這樣麻木，正是暗中下懷。就此便格外激他一激道：「俺看你說話如放屁，諒你這小鬼頭還能見官嗎？你認真有這本領見官，俺和尚就同你走一走！」那和尚見這一說，格外作氣，上前一把就拖著濟公，大罵道：「妖僧，我就同你走罷！」就此將濟公直往外拖。濟公才到門外，便向著那和尚念動六字真言：「唵嘛呢叭迷聽！」濟公當下脫身，仍到了這個治喪的人家。

那和尚便糊糊塗塗的以為還抓著濟公，一逕跑到那姘識的家中，將那婦人拖了就走。還當著拖的濟公，一直到了玉山縣衙，把鼓敲得「鞏鞏」的，心裡要喊的是「妖僧鬧事」，嘴裡卻喊的「謀死親夫」。此時玉山縣正因兵差在境，吃了楊將軍一錘柄，回街之後，滿肚憂愁。忽聽外面擊鼓，口喊「謀死親夫」，隨即坐了大堂。向下面一看，原來卻是一個和尚拖住一個少年婦人。趙知縣一見便問道：「你一個出家人，拖住這人所因何事？」那和尚心裡面的是「只因他妖言惑眾」，嘴裡卻還是說的「只因他謀死親夫」。單是那婦人在家吃過了飯，本來安然無事，忽見和尚走來，心中大喜，忙說道：「此時回來怎樣？蹄膀不曾煨得爛呢！」不料那和尚口也不開，一把拖了就走，直到縣衙擊起鼓來，喊他「謀死親夫」。那婦人一嚇，直即魂不附體。及至趙知縣坐堂，先問過和尚，然後又問那婦人道：「這和尚說你謀死親夫，你究竟可有此事？」婦人見問，心下想道：當日之事，本來有他同謀，他既自行投到，我也從實招明，俗云「他無情我無義」，那也怪不得我了。想罷，便說道：「小婦朱陳氏，丈夫名叫朱光，幼年讀書，得了一個癆病，本可帶病延年。這和尚名叫原修，是阿勒寺的方丈，又是本地的僧官，他因小婦人有些姿色，百般調戲，因成苟且。他勸小婦人買老鼠藥將丈夫毒死，小婦人一時被他所愚，就依了他。不到兩個時辰，丈夫當時氣絕，小婦人只得就跟他，也平平安安過了兩年多日子。今日鬼使神差，他忽然將婦人拖到台下自首，小婦人情願抵償，但這和尚也有應得之罪。求大老爺判斷是了。」婦人供認已畢，此時和尚忽然明白過來，暗道，這真就奇了！我明明白白抓的那遊方和尚來究辦，怎樣變做把他拖來伸冤呢？但此時已有了供，再也辯白不來，只得歎了一口氣，也畫了供，自然問成死罪，固不必說。

且說濟公仍到了那治喪的人家，內中還有息事的便走來勸道：「和尚，我看你也是異鄉人，同這位師父作對是沒得好討的。他是當地的僧官，衙門是直進直出，縣官是平吃平坐，你不要以為他放你走回，他因為在路上掀揪扭扭的不好看相。大約他此刻已見著本官了，馬上硃簽到來，那你便吃大虧，我勸你趁早逃走罷。」濟公聽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的好的，他就差人來，我就差鬼去。你們且聽到了末了，還是差人狠、還是差鬼狠罷！」大眾見他滿口半瘋半癲的話，也不依人勸，只得由他去了。濟公此時一人坐在那裡，委實氣悶不過，就興口不詩不歌胡亂唱道：

誰人不知銀錢好？謀財害命怎得了！

不是和尚法力大，寡婦孤兒埋荒草。

冤中冤，報中報，冤仇未報時未到。

一家骨肉且相殘，怪不得，帶累著，和尚也同和尚鬧。

濟公就此一個人坐在那裡，將這幾句顛來倒去唱個不住，這治喪的人家，一個個皆看著他。內中有兩等人，好的呢，便都代他擔憂；惡的呢，便專等看他笑話。以為這僧綱司走進衙門，定然這瘋和尚多分沒得討好。

當下過了不到二個時辰，只見外面又來了一個和尚，同那唸經的一眾和尚，鬼蟋蟋的不知說的些什麼話，一眾和尚皆露出那奇怪的樣子。這喪家有那好管閒事的，也便走到和尚裡面查問究竟，一些和尚再也不肯實說。濟公遠遠喊道：「諸位不要問這些吃長葷念短經，有兒子沒婆娘的厭物，來問一問我就明白了。可是剛才那個禿禿，他要送俺到縣官裡面打板子，反轉弄得自家要殺頭呢！」話才說了，忽見外面一個幫忙的聽事走進來說道：「告訴老爺們一件奇事，適才那原修和尚在我們這裡，不是要拖這遊方和尚去見縣官的嗎？那知他忽然糊了，將自家一個姘識的婆子拖到縣前擊鼓鳴冤，說那婆子毒死親夫。那婆子便供出有他同謀，現已

問成死罪，一同釘鐐收禁。諸位老爺想一想，這一件事可奇不奇呢？」大眾聽了這話，直嚇得目定口呆，曉得這和尚法力很大。

又有那好事的，便走到濟公面前奉承道：「請問師父，適才這和尚明明同師父為難，反轉到衙前自家翻出舊案，想係都是你和尚的法力了！但你和尚與這原修有什麼仇隙呢？」濟公見說，先向大眾人打了一個哈哈，便說道：「世間的事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；所有不報，時候未到。這原修今日正是他的時候到了，那裡是俺和尚用法力報私仇呢！諸位且莫驚慌，這一件事，俺和尚就同那些編小說似的，還是帶敘的一件閒事；那特為派說的正書，我還不曾做得到呢！」大眾聽他這樣一說，一個個毛骨悚然。畢竟濟公說的這一席話是何用意，大眾聽了這一席話又因何這樣懼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